

辭教職無阻講解粵語字 Ben Sir： 做好當下 突破隨順

歐陽偉豪

人稱 Ben Sir 的歐陽偉豪近期愈來愈活躍於大熒幕，從客串電視電影角色到廣告代言，再到在節目中帶團睇樓，以及將於明年一月舉辦 talk show，身兼數職卻未見分身乏術。原來他在數月前已辭去教職，豐富自己的熒幕形象之餘亦不斷嘗試新範疇，直面商業化的成功和失敗，對於自己深入人心的學者形象，以及劇中「角色加文字」的模式，他則稱：「不會為突破而突破，若角色做得好，自然會有觀眾要求我開拓不同的角色。」 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場地提供：香港觀塘帝盛酒店

「Talk Show 海報中的 Ben Sir 以英式西裝配港式拖鞋和街市背景。」



Ben Sir 明年 1 月 26 日將在灣仔伊館舉行《Ben Sir 語講學：18 膠送保育港式粗口之門》，並宣佈加開 1 月 27 日一場。他稱這次的 talk show 雖然是粗口主題，講粗口保育，但整場兩個幾鐘的演出是一個粗口字也不會講，將呈現的是更高層次的表演，「以 talk show 的形式，帶出 drama 的效果，營造演唱會的氣氛，達至鬧劇的境界。」演出請來獨立劇團「好戲量」的創團藝術總監楊秉基做導演，舞台設置巨型門字佈景及屏幕，邀請觀眾互動在「門」中填字。同場 Ben Sir 還會唱四、五首張國榮的經典歌曲，並邀請 18 位年輕男女伴舞，豐富 talk show 內容。

在演出海報中，Ben Sir 身穿英式西裝配搭港式人字拖，背景則選在石硤尾南山邨的茶餐廳，嚴肅正經又貼地，而標題中的「語講學」意為「語言溝通學」，「18 膠送」靈感既來自於越劇《十八相送》，「膠」字又是對之前《Ben Sir 粗口小講堂》被淫審處評為不雅物品須包膠袋一事的重提，同時 Ben Sir 也將在 show 中解析判詞，與現場觀眾討論。

娛樂之餘學好粵語

Ben Sir 早前在《男人食堂》的「粗口學堂」中，以自己的方式為觀眾解構廣東話粗口，內容爆笑之餘又有深度，也使更多港人認識了這位愛搞笑的中大中文系高級講師。時隔一年多又再次講回「五個大將軍」，Ben Sir 又有怎樣的新鮮內容呈現給買票入場的觀眾？他表示，talk show 最初主題是「保育廣東話」，卻擔心其範圍太難以掌控，「這時有人提議我再講粗口主題，我相信那五個字的威力應該可以撐得住兩個幾鐘，況且若是連區區五個字都保不住，何談保育整個廣東話？在 show 中我會以粗口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作 gimmick，也會派例如手套或波波等禮物給觀眾，再解釋其與粗口的關係，帶出粗口背後的粵語語言特徵，還有創作的部分，例如有女性專用車卡，有沒有女性專用的、沒那麼粗魯的粗口呢？在教育部分，會講家長如何面對小朋友講粗口，又該用怎樣的方法如何教導？」

再次講粗口，不由問 Ben Sir 是否會擔心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或者「教壞細路」？他以性教育做比較，「解得愈深，吸引力就愈大，那是否可以不再做性教育？粗口也是

同樣，無論教與不教都會識，但若教得多些，使其認識的層面更深更廣，或許他會覺得沒什麼意思而不再使用粗口呢？」

原來 show 中的 Ben Sir 不會着重代入政治、經濟、娛樂和社會時事議題，單純以粗口撐場對他來說也是一種挑戰，「我希望觀眾除了進場發笑和發洩之外，還會將知識帶走，例如講解粵語入聲字，但講得太深太難地，觀眾可能不理解，失去了娛樂效果。我一方面擔心只講粗口不代入社會時事會使內容太苦悶，觀眾沒有共鳴；另一方面，若代入人人都講的時事話題，幾年後再回看又失去了價值。所以我會在兩者的矛盾之間，找尋一種全新的演繹方式。」

發掘自身市場價值

辭去令人欽羨的穩定教職，記者不由問 Ben Sir 是否會感到焦慮，他卻笑着反稱記者「看起來更焦慮」。原來對辭職一事計劃已久的他說：「當外面的工作愈來愈多，我每一日的工作就是推掉外面的工作。我可以選擇繼續享受中大的湖光山色，跟着 play skill 打工式教書，以嘉賓學者的身份接觸演出。但當戲約幾部幾部來，我便要開始考慮如何回應市場的需要，以自己現有的身軀靈魂、財力物力走出來做生意，從而更加認識自己，了解自己在市場上的價值。」他直言，人到五十，機會不等人，計劃五十五歲退休環遊世界，所以現在不如再給自己五年



Ben Sir 在生活中同樣風趣幽默。 張岳悅攝

時間多勞多得「搵快錢」，也可以更深刻體驗成功的滿足和失敗的失落。

Ben Sir 稱現時教書也要學會搞笑，吸引到學生的興趣自然拿到評核高分，「搞笑並不會替代知識，而是在知識層面的基礎上加入搞笑成分，是更高更難的要求。」他並不擔心自己的學者形象受損，雖然離開了大學的工作環境，學歷始終還在，即使最終做不到最佳男主角，還可以再回去教書，「我也曾嘗試下不同的教育範疇，例如教幼稚園，之前試教過三日，辛苦卻有趣。另外我每年都會繼續寫書出書，保持自己在教育界的人氣。」

Ben Sir 不否認未來有打造個人品牌的計劃，他稱有醫療品牌請他做廣告代言時用了「Dr. Ben」這樣的稱呼給了他啟發，而「Ben Sir」則適用於大眾化的品牌方向。

學術與演藝結合

繼《緊要正字》及《學是學非》等節目後，Ben Sir 憑綜藝節目《Ben Sir 學堂》首次獲提名《2016 年萬千星輝頒獎典禮》「最佳節目主持」，該節目亦獲提名「最佳資訊節目」。今年他不僅有《學堂》續作《Ben Sir 研究院》，又有新的嘗試——《Ben Sir 睇樓團》，遠赴大阪、京都、曼谷睇樓，分享置業投資秘訣，亦繼續將廣東話發揚光大，以獨特的方式解構地產界術語，睇樓不忘「拋書包」。「不同範疇都可以緊扣廣東話，這是我的強項。」同時，他客串無綫電視劇《誇世代》，飾演解釋廣東話俗語的醫生「湯漢邦」，又有份在 2018 年賀歲愛情電影《我的情敵女婿》中客串會計師，他透露未來將在校園功夫電影



Ben Sir 模仿周星馳在《喜劇之王》中的動作。



Ben Sir 和太太 Cindy 同樣熱愛行山做運動。

偕妻同享運動樂

Ben Sir 向來視運動為興趣，每日跑步、周末行山已成常態，也常有太太 Cindy 和一班好友陪伴左右，共同享受運動的快樂。對他來說，運動是最好的紓緩壓力的方法，同時可以使人意志堅定，而好的身形也需要長年累月的堅持才能保持，「身形好，上鏡都會更有型。」

他表示，運動可以增加人體安多芬的分泌，使人感到身心舒暢及更快樂，幫助解除精神壓力和鬱結，「運動不會幫你解決人生的難題，但會使你以更振奮的精神和更好的身形去面對問題。」

《大師兄》中與甄子丹合作，飾演一名「Hea 教多年的體育老師」，因被主角的某些思想激勵而有所轉變，而戲中同樣會教學生某些粵語字詞。

他坦言，有時自己也想跳出「角色加文字」的框架，但部分觀眾群體對他的印象仍停留在教字的階段，所以無論參演偵探片還是愛情片，都會被導演要求繼續解釋文字，「我不會為了突破而突破，其實這個部分我還未做到最好最爆，若這樣的角色我做得足夠好，觀眾自然會要求我做其他角色，突破不會是一種目的，而是順其自然的結果。」

義工採訪員麥桂鄉、麥朗澄 從「生命故事冊」學到人生哲理

當你老了，頭髮白了，可曾想過將自己的過往經歷寫成一本「生命故事冊」？在「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」的「故事人生精彩一生」活動中，長者可藉着採訪員的協助，撰寫個人獨特的「生命故事冊」，透過回顧經歷而肯定過往人生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在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見到了兩位義工採訪員——麥桂鄉和麥朗澄，聽她們講述訪問老人的經歷和感觸。

活動共製作了 50 款故事冊，50 位義工分別有 4 次與長者接觸和訪問的時間。甫見到兩本「生命故事冊」，設計和用料頗見用心，內文字體偏大適宜長者閱讀，並配有長者提供的資料相片及插圖，絕不馬虎。

麥桂鄉：想做自己的故事冊

其中一位「生命故事冊」義工採訪員是 66 歲的麥桂鄉，她為一對結婚 50 多年的恩愛夫婦李偉文、張麗屏撰寫故事。作為擁有 40 年婚姻生活的桂鄉，當她訪問了這對夫婦後，更相信一生一世的愛，如何實踐及接納對方，以餘生的時

間為對方積福。她認為，每個人都有無法複製的特別故事，而她訪問的夫妻最想分享的部分是婚姻生活，訪問初他們說的第一句話便是「我們兩人一條命」，她同樣會再詢問他們關於事業的起落及特別的經歷和感觸，令兩人的生命故事更為完整。同時訪問夫妻兩人，不免會以其中一人做主導，這時麥桂鄉便會主動提問另一位受訪者，令兩人都可以同樣表達看法，「我不只會關注講話的人，同樣會觀察沉默的那位，不會忽略他們的任何表達，平衡兩人的發言機會。」

麥桂鄉是一位退休英文教師，一向熱心當義工服務社群，並對是次活動非常有興趣。她表示，「生命故事冊」受到長者的歡迎，除了活動贈予他們的 10 本之外，還會自行影印派給周圍的親戚朋友，「活動後，我幾次再遇見這對夫妻，他們的生活因故事冊而有了改變，也因為這本書的機緣，使他們月前有機會補影結婚相，令愛情故事更為完美。希望活動可以幫助愈來愈多的老人擁有『生命故事冊』，令他們肯定自己的過

往經歷，見證生命價值。」同時，是次活動亦令她開始構思為自己撰寫個人故事冊，希望女兒日後能了解自己一生的經歷，「當父親去世時，我才發現自己對他的很多經歷都不夠了解，所以撰寫故事冊也可以成為一種家庭親子活動，加深兩代人的溝通，極具意義。」

麥朗澄：與老人溝通突破代溝

另一位義工採訪員麥朗澄年僅 18 歲，就讀於中大醫學院，她負責為活動中最年老的長者——101 歲的崔祥撰寫故事。她坦言平時較少與長者接觸，而在今次活動前，她已做了一些準備工作，例如了解家中長者舊時的生活情況，以填補自己未經歷過的事件的空白，「我會問他們鄉下生活有沒有種植果樹或者養豬養羊，來到香港之後又做過怎樣的散工，以此打開話題，一直聊到他們的退休生活。我訪問的伯伯的工作經歷很豐富，為了家庭生計做過水喉、打鐵、鏟沙等工作，還去過偏遠小島安裝無線電台的紅燈。」她表示自己對這些新鮮的

話題極感興趣，亦對伯伯的工作態度感到敬佩。

麥朗澄希望能夠透過採訪活動了解人生意義，尋找生命的大方向，18 歲的她生命中還有太多未知數，活動令她學習到如何由遠到近計劃自己的人生，「例如確定自己 50 或 60 歲一定要做的事，然後從現在開始努力去達成目標。」而在採訪過程中，她發現自己與上一代有很大的代溝，令她慢慢學會與長者的溝通技巧，讓她更珍惜與家中長者的相處時間，「每位長者都有不同的個人需要，隨着年齡的增長，他們的感官可能不復靈敏，第一次訪問時我犯了一個錯誤，是在伯伯聽力不靈敏的那邊耳朵提問，同樣，他們的視力和記憶力也會退化，可能第二次見面已經不認得你，這時可以用特別的自我介紹來喚醒他的記憶，以便繼續採訪。」她亦開始構思與弟弟一起為家人撰寫故事冊，從而了解身邊人的生命故事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


兩本「生命故事冊」記錄長者的歷程和感觸。 張岳悅攝



義工採訪員麥桂鄉（左）和麥朗澄。 張岳悅攝